

直抵遗忘的冒险

■思铸航



思铸航,2004年生于陕西延安,陕西省“百优作家”,作品见于《十月》《北京文学》等,获光华诗歌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



旧车安全地停在地下车库
她回忆电话内容,为确定某封不确定的信而翻到
一张受潮的钱
如今,她庆幸这位朋友的尚未失去

因为雨水,有些光在室内反复走动
失眠者发烫的想象
连夜晚也感到疲倦了

呼吸中有阵四下张望的脚步
一个人很难在急于出发时,还忽然想起这是离去。
噢,厨房有颗黄柠檬,此刻又干又涩

夜没法再深了。持久的困惑
如一场饥饿而早已习惯
朋友朴素得如晚餐时,只要想到就会暖和起来的灯

那边的夜,在这里的天花板上施展思路
回忆的信中有份玫瑰色的睡意
像车里的乘客,你按时回到了自己的内心

随想

不知何时,你开始期待这些名字
它们晃动、躲闪,在明暗之间完成
对光线的判断,舒展豁亮的品质
而开始于你有所意识之前

好像零星的启示,早有雀跃的语言
像一只没玩够的风筝挑逗,被牵走的小手。如今,活泼的脸已让多少
沉默的眼神呵住?当它们再次

以狡黠的闪烁复现。是的,
如果还有幸运儿摸索你的喉咙
当夏日绒毛的飞舞呛住

思索的隧道,通往绿色的起源地
藏有马尾般的激动,你告诉我,全部
比苹果更为苹果,比玫瑰更为玫瑰



马欣雨,2000年生于湖北十堰,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写诗,兼事诗歌研究与批评

给友人(外一首)

■马欣雨

我没法再在被窝里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异世界,没法塑造一个我理想中的战士,一路闯关,站在世界顶端。而她可以。她握住我的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赛小息,我们的战斗要开始了,快点振作起来。”

“好的,萨福船长,我会振作的。”我回复她。

我妈在冶金厂,工作很忙,一个礼拜见不上几次,见了面就让我好好学习,现在认真还不晚,争取上个一本。她换过几个护工,每周末四天,都被女船长萨福用圣剑击退了,原因是他们在情急之下喊出了她的本名“杜佩兰”,这一定让她不能接受。我这才想到,刚才忘记跟新来的护工交代这一点了。我外婆的圣剑就是她的铜拐杖,打人奇痛。

那天,她说她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你们喊的什么什么兰她根本不认识,要我重新帮她起一个。我拿起手边的漫画《黑暗号》,信手翻开一页,是女船长萨福在迎击海盗,于是我对她说:“你是萨福,黑暗号的船长。”

二

那天,萨福船长带领赛小息逃离了迷雾森林,牛头怪抡着大斧徘徊在森林与平原的边界,不甘地怒吼着。

萨福船长得意地笑了,她揩了揩脸上的血,夜色已深。我持剑,紧跟在她后面,仍不敢放松警惕,直到看到远处亮起灯火,才松了口气。

“赛小息,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将勇气之剑插回剑鞘。我们已经数日没有合眼了,终于迎来短暂的休憩。在旅店喝下一碗热乎乎的蘑菇汤,我们力气恢复不少。躺了片刻,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下楼推门想走走,发现萨福船长正坐在井边,借着月光缝补我的披肩。

“船长。”我在她身边坐下,“看来您也失眠了。”

“赛小息,我们的船丢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落寞,“以后不用再叫我船长了。”

我没有说话。

“赛小息,你说我们还能打败魔鬼王吗?”她看向我,“如今,我总是会忘记自己的名字,如果没有你,我总是想不起来。”

三

她再次温和地睡去了,安恬如婴孩,蜷着身子均匀地



主题词写作——

玫瑰的名字



旅行家

■鲁 般



鲁般,1992年生,南昌市作协理事,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及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出版有《未来症》《班的猫》《星云X:忒弥斯》《你不可及》等作品。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短篇小说《白色悬崖》入围2023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衬他从来一张老脸——也有好处,如今真老了,竟没太多变化。特约专栏,作家介绍里一堆身份,大学教授,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国家地理》特约编审,摄影师,收藏家,算个人物。排在第一的是旅行家。

“很多年前,我初赴贝尔格莱德,国内还没有直航。那时大学毕业没几年,坐飞机还不觉痛苦,调侃起狭小的空间,说在座各位,都是‘狱友’……”

开篇不得不提卡莱梅格丹城堡。百年矗立,断壁残垣,配图是多瑙河上落日夕云,这条河上有太多宿命,他写道,贝尔格莱德是不幸的,一百多次大小战争,被反复摧毁又重建,所以哪里都是老的,破的,破的地方被艺术家填满涂鸦。涂鸦总是新的。

米哈伊洛大公路,绝对的市中心。取景是和一家家现代商铺并行的一家家餐厅,喝咖啡的人比购物的多。人们终日闲坐,被他说成一种无奈,一种介乎懒散与乐观之间的活法。历史是历史的,日子是每个人的。

圣萨瓦寺,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堂。照片特别声明是后

补,当年正逢外部修葺。面子是四千吨青铜穹顶,庄严浩瀚,里子仍未完工。还有中国使馆旧址的纪念碑,常年鲜花簇拥。他想,在贝尔格莱德,他找到了意义。

她想的却是,计划过的维也纳旅行结婚会有风险。他安慰她,就在隔壁,都差不多。差不多的只有那条多瑙河,时差倒得人眼睛睁不开,非要赶城堡上九点的日落。多么普通的日落,他翻上墙头去拍,差点摔下来,她吓得要死,也气得要死。

那次好像什么都没买。他说这些牌子国内都有,她和他解释汇率、版本、退税。他说在咖啡店等吧,出了几张照片。大公路和大公没关系,本质是卖场。自己建的姐妹代购群,第二天就意兴阑珊:你这次去的国家不行呐,什么时候再去米兰呢?她们替她盘算起来。

自己要来,却不做好攻略,围挡把教堂挡得严实,雨却从云层见缝滴落。两只落汤鸡,其中一只绝不死心,非要去看看,这教堂就是一直反复修补,二战、南斯拉夫解体,停工开工,又说回那些历史故事。你什么时候对东正教那么感兴趣的?她发了火,他泄了气,不再讲了。一趟旅行走到这里,好像只能走向一种结局。

走进柳波斯尼亚修道院在计划之外,当时他们自驾在塞尔维亚中部的特尔斯泰尼克,为的是西摩拉瓦河老铁桥。就是一座几乎废弃的桥,没有多的可以讲,他却非要爬到高处去拍,结果害她崴了脚。她忍着疼在车里躲雨,突然指着旅游手册边缘那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说要去这里。

这是哪里?

我不知道,你去不去?

她确实是随便找的,而他罕见地顺从了。车向城外开,建筑渐疏,山形粗粲。修道院位于一处山谷,用翻译软件拍照翻译,是由拉扎尔大公之妻米莉察大妃在十四世纪末兴建,她在科索沃战役后带着一群阵亡贵族的遗孀在此出家,最终也安葬于此。修道院有繁复的外墙装饰,一道水平的石檐将立面明确分为上下两部,下部是简洁的柳叶刀形窄窗与成对的尖拱窗,上部有占据视觉中心的巨大玫瑰窗。院里很安静,石墙是哑光的,吸收而不是反射声音。

比起斯图代尼察,还是简单了。他声音很低,与其是说给

她听,不如说是给自己的注释,反正她也没那么懂。连拱廊的比例也不及格拉查尼察的精巧,他走开几步,掏出手机,对着玫瑰窗拍了几张细节,又补充道:这种石雕工艺,看来是模仿亚美尼亚的某些教堂,不过混了拜占庭元素,反而有点杂了。

游客在这里仿佛稀客,一位年长修女领他们穿过回廊,看过那些壁画与井,最后停在一处矮墙边。墙里是那丛植物,暗绿色的叶,花苞也呈暗粉色,仿佛为周遭的肃穆浸染,花瓣层层向内收拢,回避世人的注目。

看玫瑰还得去隔壁的保加利亚。他自然而然地讲。上次在卡赞勒克,你记得吧。

它们在此地生长了数百年。修女用有限的英语混合手势讲述,那群女人照料这片土地,终身没有离开,玫瑰是她们的,全世界只有这十几株。

只有这里有?她问。

修女点头,手指拂过枝叶,动作很慢。保加利亚人想要带走种子,但我们拒绝了。她看向他,眼里仍映着那抹独一无二的红:听见了吗,只有这里才能看到。

他想了想,向修女询问花的名字,修女先是摇头,吃力地往外蹦单词,“记忆”,“我们的”,还有反反复复出现的米莉察大妃的名字。

真是可惜了,它没有名字,他得出结论。返回贝尔格莱德的车上,她一直看着窗外,一直在下雨。有多久了,她不再对他脱口而出的名词和故事感兴趣,有多久了,他们留意不一样的风景。

次日是旅行计划的最后一项,中国使馆旧址的纪念碑,他去了,带着前一晚在市场买的花,闻名遐迩的保加利亚大马士革玫瑰——有那么一刻,她以为是给她的礼物。晚上的飞机,行李还没收拾,连座位都没选,应该坐不到一起。她不时检查航班信息,总担心延误,下午六点抵达北京,又一个日落,一切就结束吧,这样很好。

但这篇游记好不好呢?这样看,没有她的部分都很好,显得是她不够好。柳波斯尼亚修道院没有被放进文章,那些玫瑰的名字,她至今仍未得知。总编辑推荐里说,他是个诚实的旅行家。

空客330,31K,经济舱最舒服的座位。北京直飞贝尔格莱德,全程十一小时,伸腿是件大事。幸而早年当过背包客,三十多个国家、五十多座城,没攒下见识,攒了积分,兑换成如今这份惬意。多久没出差,两年多了,多久没旅行,忘了。

巡航前无所事事。设备关闭,座椅调直,安全带系紧,服务暂停,高级“监狱”。在座各位,都是“狱友”。第一次听到这说法是在特价廉航,联程中转,座位靠近机翼,被他人围着,手脚口鼻都在地狱,人却不觉,还被隔壁的这句话逗笑。

几百“狱友”,能睡是福,睡不着便要找事做。孩子有游戏,大人有视频,到她这儿,一台刚刷上的笔记本,里面只有项目、日报和PPT,那是一会儿要处理的。离地一万公里,还有引力,便还有规矩。

航司给出了解法。杂志封面专题是庆祝复航,蛋糕、礼花、纪念品。如今这架330已是熟客,念想只剩下封面,和十多页贝尔格莱德游记。她不用看,她早去过。

古都新晖,篇名就有他的风格。喜欢对仗,用词老派,也